

694810

031

87072:2

1982

短篇小說選

694810

031
87072;2

031

87072:2



F02544

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选



基本藏书

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字数475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1 $\frac{5}{16}$ 插页2

1983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3年3月天津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03,800

书号 10019·3440

定价 1.85 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汇集我国“五四”以来六十年间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品，前几年我们陆续出版了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（一九一九——一九四九）》七卷、《短篇小说选（一九四九——一九七九）》八卷。从一九八〇年起，我们改为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，及时介绍当年我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新成果。

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，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，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。某些虽有争议，但内容健康，风格和手法有新的探索，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将酌量选入。台湾和港澳作家的作品，我们也以同样的标准予以选收。

这本《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选》，收入短篇小说四十四篇。选集目录，以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。由于征求意见范围和编辑水平有限，很可能有遗漏和不当之处。恳请广大作者、读者和有关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，以利于我们今后的选编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7-A 67-1

目 录

归来的儿子	陈 毅 (1)
明姑娘	航 鹰 (20)
赔你一只金凤凰	李叔德 (56)
老霜的苦闷	矫 健 (71)
柳大翠一家的故事	王东满 (93)
姊妹花店	李健君 (122)
乡 恋	[满族]王家男 (142)
八百米深处	孙少山 (151)
女大学生宿舍	喻 杉 (171)
归途小夜曲	[藏族]扎西达娃 (194)
“大篷车”上	方 方 (203)
拜 年	蒋子龙 (217)
银杏树	张 弦 (242)
醉人的春夜	吴金良 (262)
《铁笼山》一曲谢知音	邓友梅 (264)
亡人逸事	孙 犁 (280)
圆明园闲话	苏叔阳 (285)
阿鸽与船	姜 滇 (295)
心 祭	问 彬 (308)
穷表姐	李国文 (337)

七岔犄角的公鹿	[鄂温克族] 乌热尔图 (350)
告 别	崔砚君 (365)
种包谷的老人	何士光 (367)
三角梅	王中才 (380)
姐 姐	刘文忠 (397)
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	许世杰 (407)
惶 惑	王 蒙 (409)
翡翠烟嘴	吴若增 (425)
最漂亮的, 是那只灯罩	王 璞 (440)
无标题对话	[回族] 沙叶新 (453)
第九个售货亭	姜天民 (462)
女部长	[蒙古族] 玛拉沁夫 (488)
阿水婶	[台湾] 黄能珍 (503)
敬礼! 妈妈!	宋学武 (510)
漆黑的羽毛	石 言 (526)
他们是瞎子	陈建功 (545)
B 角	王安忆 (550)
世界在他们眼前展开	罗来勇 (567)
荷 花	韩 起 (593)
弯弯的月亮	谌 容 (598)
燕翩翩	[台湾] 萧 燕 (617)
玉之旅	[台湾] 沈萌华 (625)
哦, 香雪	铁 凝 (642)
白云深处	映 来 (655)

归来的儿子*

陈 毅

“老师，你先抽这一口吧！”

这是一个中年人，躺在床的右边，双手捧着烟枪，以枪嘴对着同床隔灯躺着的一个老年人，殷勤地劝他先抽一口。这大约是表示敬长的大道理。老年人几回略加推让，便不客气接受了敬礼，将烟枪横在灯上，息索息索地吞吐起来。只见两对眼睛，都注视着灯口，与烟泡接触的当儿，若有无无限的神秘，不可思议的兴味，一会这张床被烟云弥布了，这两个瘾客便在这烟云弥布里，继续他们的礼让，制造他们的云雾。

这床是摆在一间厢房里，房内朴实的陈设显出中国西部农家的况味。两套黑漆的椅靠，摆来挨着东西的墙壁。北面便是一张可睡三四大人的大床，屋正中放一张大方桌，桌上放了一把大锡壶及几个红花磁的饭碗。南墙的角上便是小门，门外便是大厅和正屋、两厢组成的一个长方的大天井。这样的房屋在中国西部的乡间，绝不是聚族而居的大户，也不是官宦人家的门第，配有池台亭阁。这是一个农家，小康的农家，即不奢侈虚华，也不刻苦节俭、粗茶淡饭，终岁可以温饱。当近几年天下大乱，兵匪充斥的时候，这样的人家便渐渐难找，而引人羡慕称道起来了。

* 本文写于一九二五年。一九二六年曾以“曲秋”笔名发表在郑振铎编的《小说月报》上。今年《上海文学》重新发表。

这农家一向是极为清静，近月因回来一个几年远出的儿子，静寂的空气稍稍扰动了。这儿子在外是带去了农家亲朋们的期望，所以在初归时亲朋们都要来看望一回。看看子弟的长进，听听外面的新闻，问问亲族的安好。几日间的欢宴，忙煞这农家的主人。一日二日过后，亲族也便散了，各人归家去忙田内的农事。只留下几个年老情切的人作最后的点缀。因此在厢房中，虽更深夜静，还有两人伴着昏夜不灭的烟灯，重叙他们的琐话。

这两个人是谁？年老的便是这初归人的塾师，本境极有声名的闻人。中年的便是远归人的尊舅。师道尊严，娘亲舅大，所以两人在这家的地位是顶高的。这农家自从几年以前让一个独生子远游之后，不到一年便丧了主翁，留下一个孤苦伶仃的未亡人，抚着膝下一个年方六岁的小孤女，终朝渴望远游的儿子早早归来。一切对外事务都全仗老师念着师生的旧谊，舅爷看在姊妹的情分，挺身出来代表料理。他们这样的热忱，他们这样的高义，颇为本境人所称道。

他们俩在晚饭后，到外面散一回步，便转到厢房里。烟灯点上了，一壶香茶，几盘糖果，满盒云土煮好的芙蓉膏，伴着他们躺下。彼此先不着声地抽一阵，抽得略够分了，他们才停下枪手，懒懒地转动，将眼皮微微闭着，彼此对谈起来。老师自从科举停了之后，觉得圣门之徒，陡然跌价，便有点心伤，渐渐瞧不起日下的世风，口调常常不平，多是追怀往古。舅爷他是出过远门的人，南走湖广，北走陕甘，本境算他脚长，也算他的见识高。他常骂现在的年轻人无出息，常说他少年时怎样能白手出外，满载而归。他很尊敬老师的才学，老师也很赞美他的本领。他们一碰着，便是攻击时务，什么放天足乱了男女之分咯！什么改民国无

父无君咯！什么有了洋枪天下就不得太平咯！他们这样情投意合，又同着维持这农家的事务，所以成了极好的朋友。他们在农家住得久了，每晚都要闲谈，起初虽然是说别的，但总不免要移在这归来的儿子的头上。老师说：“这孩子近来大变了！大变了！”

“是的，我看他这次出门是白费了的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！他现在只能用白话写信，连文章都做不起了。往年我辛苦教出来的好笔仗通通拿不出来了！”

“他到底在外做甚么？”

“他说他在外学了什么，我看都是假的。”

“啊！他说他要办民团来抵抗军人，这简直是有心撞祸败家。他又不屑做官，他说‘与其作官，不如作强盗反痛快高尚！’他的母亲劝他接亲，他便说要与女家的姑娘先作几月的朋友！”

“那简直是一个疯子！”

“是的！听说有时他自己在房中痛哭，有时又忽然无故发笑。”

“最妙是在每夜跑到祖坟头上去看月亮。或者一个人独自在他父亲坟上凉伴一晚，来回三十多里一点也不怕疲倦。”

“我看这种疯病，是无法医治的！”

“最苦是令姊辛苦一生，得这样一个不生不死的儿子！”

“真是无法，我想弄他到祠堂里去，请拢亲族尊长辈教他一顿。”

“恐怕他跑了啊！”

“他跑他娘的！省得讨人忧气。”

舅爷越来越兴奋，老师究竟是火气已退的人，只是温情的责难，并不出一个办法。他也不知道舅爷的办法不能够得到同意，不

过气愤了说一说而已。因为这个远归的人的岁数究竟很大了，谁又能够当小孩子般去管他。何况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想到他的儿子回来，谁又忍心去逼迫。恐怕给谁逼走了，谁就要担任找回的责任！

她，这母亲，是一个易于感伤的妇人。短小的身材，脆弱的体质，灰白的容颜，完全显出她是一个常在床褥的病人。尤其那一对常常紧锁的眉峰下隐藏着的一道忧郁的眸光，是她红颜薄命的特征。只要初初见她一面，便可感觉她那一段悲惨的历史。自她丈夫死了之后到她儿子未归的三年中，她的心分成了三部：一部随了亡夫下入黄泉，望他早升天界！一部随了游子在外飘流，望他早返家园！一部便专注在她怀抱中的一个小小的女孩身上。她的心既这样放散在外，她又昼夜不宁，不能离开药炉。在这家败人亡的残局中，她只有孤苦伶仃的过活。

她从前渴望她的儿子能够衣锦归来，作一番亲戚交游的光宠，或者可以替他们夫妇一生在乡中的埋没吐一吐气。她有这样的希望维系着，她望儿的心倒不甚急切。不幸她的丈夫死了，新丧死别的悲哀迫她尝着生离远隔的痛苦。家事的烦难纷乱，庭堂的孤寂清冷，外面兵匪的凶耗的起伏，游子的音信的稀疏，使她心中起无限的忧惧。她不望儿子挣功名，功名有什么用啊！何况功名更是一条危险的道路，不见几人成功，常常有失败者堕落得一切化为乌有。她只望她的爱儿早早归来，归来伴着她过活，使她的心复还原座。间或邻居的人说：

“太太！大少爷有信没有？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没有信呀！听说外面又打仗了！”

“打仗不要紧的，几个月就要停的。我想大少爷便要归来的。”

“我总是这样望，怕终要落空啊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变成极低咽了，眼眶一红，泪珠便挤出来。这时她只有抱着她的小女偎倚着不放。这小女一天一天地长大了。她很害怕啊！养女终是为人忙的，到了二十岁前后，总要恭敬地送给人家。她这爱女何尝能够逃去例外，这是多么可怕的前途。她和她的丈夫夫妻一世，恩爱一生。他早早的便死了，如今留着她受罪。虽然遗下一个儿子可以依靠，但是如游魂一般，不曾归来。那么可靠的只有这个小女，然而渐渐长大了，即是渐渐地要抛弃她了。这是多么可怕！她趁她还小，努力抱着，用两手抱着，只能用两手抱着，不然便要跑了。邻居人这时安慰她说：

“太太，吉人天相。太太一生行善，谅来大少爷是凶少吉多的，当然要回来。”

是的，她也这样想过。她自思一生并没有过恶，这或者可以得上天的怜悯和保佑。因此她家早晚神前的敬香，都由她亲自洗手去敬。附近的圣会神诞，她更非去礼拜祈祷不可。为诚心起见，她并不坐肩舆；总是一个人背着香袱，执着拐杖，或者雇一个仆妇扶着她的小女，不辞跋涉辛苦地走去。

在她的本境的习俗，居民常聚金修造庙宇祈神降福，一个庙宇里面差不多诸神齐备：关公、观音、佛爷、送子娘娘、燃灯菩萨、张天师、赵公明等等。每年到了诸神的寿诞，大家便在神前致祭，并庆祝一天。这样习以为常，成为农妇们的一个游乐的盛会。每当会期的早上，大家极早起来，忙着洗脸穿戴，然后带了香烛纸钱，一斛米，几十文钱，手执拐杖，沿途结伴走上庙去。一到正午人到得最多的时候，鼓乐齐奏了，木偶戏也便登场，大家都欢欣的享受，神龛前香烟袅袅，蒲团上的人更接连不断。这样纷纷乱

闹一半天，便开席了。有时是荤的，有时又是素的。总之大家都笑咪咪的尽吃饱为止。吃完了，戏又开台，有的便看红脸进黑脸出。有的便大家攀谈起来。他们若不说王大嫂的儿媳不孝，便要说李大娘的女儿有福。这家女儿出阁，那家男儿接亲咯！嫁奁赛得过一州一府咯！王道士又捉了难产鬼咯！总之长长短短琐琐碎碎，说得非常有兴味，到了日落山头，大家沿途还依依不舍地不得已而别去。

但是，在这样一个快活真纯的聚会里，常常发见一个愁容满面的中年妇人，带着一个小女老在神前俯伏，焚了香，烧了纸，叩了头，抽了签，流了泪，她才愁眉皱眼地起来。庙中的司事看了一道茶，她也不大与人谈话，便垂着头走了。这时戏正唱得劲，酒席也将排出。妇女老幼们的口涎已自吞自吐了多次。单独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妇人，大家觉得稀奇，便出来互相探问，自然有知道的便出来介绍：

“她是我们本境最可怜的人。丈夫死了，儿子几年不归，有人还说已经死了。她只有一个小女儿，她来拜佛，她才是真来拜佛的唷！那象我们大家图到这儿赶热闹。”

她这样的被人介绍了。有的表示几分惋惜，有的微微点首。有的又引为佐证说，有儿子的真不应该让他出远门，留在身边，好歹都放心。况且年轻人都靠不住的，容易在外沾花惹草，被别人的姑娘绊住，便会老不回来。

不错！男人们常被女人们绊住。女人们说这句时与其说她们是本于推理，勿宁说她们是本于经验。那一个女人不愿绊住男子，那一个男人又不愿被女人绊住。于是女绊男，男被女绊，才能在地球上演出活戏，永续不断，以至于无穷万年。不但这类烧香的太太们，对于这出外未归的儿子，起了这层疑虑，他的男

爷更于此早有先见。他曾向着她——即是那望儿念儿梦里都想着的母亲——说过：

“姐姐！你不用焦心。在我看一两年后，你的儿子或许要带几个回来，或者已与你添孙儿了。不然，这孩子，出门三四年，何以不向家里要钱呢？”

她听了这些话微微发笑，绝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回事。舅爷隔了些时又说：

“你还不相信么？在外面作上门郎，最容易的。如今男女讲自由，大家高兴就住在一起。青年人性质未定，谁能忍耐。”

她易感而柔懦的心性，被这样决断的言词，似乎动摇了些。然而在她想来，她并不失望，即使他在外结了婚，未必便不回来。她所顾虑的怕他已经不在世上，或许已经病在外边不能回来。若他还在，她断定他要回来的。若他在外结了亲，她更想他必因此而要早些回来。舅爷听了她这类的话，为贯透主张不得不往下说：

“假如他竟自这样回来了，我们当长辈的是不能答应他的。接亲不禀告长辈，还成什么话，不败坏门风么？”

舅爷近来提到她的儿子每每有点恶意，不象她那当母亲的心，那样能够委屈原谅。老实说现在的唯一希望只是在他早早回来，无论他在外是失败或是作了大官，即使接了几门亲事，也不要紧。

伏天虽然过了，凉爽的秋风却未到来。日间仍然暑气蒸腾，非晚间月上时不能凉爽。这时的农家正当是收了新谷，尝了新米之后，略略有些闲暇，大家乘着月光到各人的院前纳凉。檐前茂盛的芭蕉及豆棚的浓荫，被月光斜绘在地上，显出一段幽暗清凉的佳趣。丛草间的蟋蟀声唧唧不休，伴着农人们的老幼男女

闲谈。她，望儿早回的母亲，每夜也常带着仆妇在自己大门的院内闲坐，为的是夜凉未透还不能早睡咧。月光渐到中天了，夜露也渐密布了。这是催人就睡的法使，因为露到窗台，外面不能再坐了。她正要起身入内的时候，忽然外面有人叫门，她觉得声音有一点特别。她的心略动一下，照例要猜这是她想念的儿子回来了。她不停留，急忙叫仆妇去开门。门开了，进了一担行李，后面跟着一个青年，母亲便抢步上去问说：“你是鸿儿么？”

“啊，母亲！”

“娘望得你好苦呀！”

没有话说，不能再说话，母子只有抱头痛哭。母望儿，儿念母的一切苦绪塞着他们的心，找不出话来说，他们只有痛快的哭。小女孩看着母亲那种哭，那样伤心，她也跑拢来叫着“妈呀！妈呀！”的大哭起来。

本境的人都知道她的儿子鸿回来了。

舅爷、老师第二天闻讯也就跑来了。见面之后，他们看他是一个短小身材的青年，体质并不健壮，两道皱眉，脸色褐黄，果真饱经风霜似的，一身穿着如本境的人一样，不华美，不时新。而他也并显不出一个出远门的人的样子，没有话说，没有招呼，不知道问好，也不知道作揖磕头，更不知道感谢舅爷、老师照顾他家的深恩。当他见着舅爷的时候，口中呐呐地只说出“啊！舅爷……好！”当他见着老师也仍旧是一声“啊！老师好！”如木偶般站着，此外便没有旁的話。

亲友们都来了，又有一番应酬。他虽然是一个主角，仍然不能周旋应付。问他一句，他说一句，不问他便不说。不但一切人都觉得兴味索然；即是他自己也仿佛有几分忽忽不乐，屋内的一切仿佛都与他不合，他简直是出于不得已而在容忍一般。大家

都说，“这鸿！长大了，大变了，反不如往年那样伶俐了。”

舅爷、老师不仅于他有今昔之感，实在还有一点愤气。怪他大气盘旋，怪他装模作样，怪他目无尊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曾起心要拉他到祠堂去家教一番。他呢？似乎对于这些有点气愤，最终他只是笑一笑。但他总是不愿与任何人久相对坐，自他归来的一二月。

母亲隐察出鸿是与两位长辈合不来的，但她总找不出一个调解的法子。她又察出鸿与家里的一切都不甚和谐。她多番猜度与细察，也得不到要领，更不知鸿的心事。就是她自己与鸿中间，娘儿关系，似乎也有一层障碍。这障碍越积越高，非急设法，几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！她计算他回家将近两月，他从不曾细问过别离来几年内她所吃的苦。说到父亲的死，他便先流泪，她也跟着流泪。她看见他那样伤心，她便不敢多提。

她常常看见他发愁，这愁表露在脸上，但绝不是能引人可怜，而竟是对于外物在愤怒一般。有时又见他发笑，这笑绝不是使人愉快的，只是一层讥刺的光，射得使人畏避。她是他的母亲，她知道这可怕的愁与笑，不是为她而发，她还可去亲近他。但是仆妇们，邻居们，人客们都与他有些间隔与生疏，有的当他是一个疯子，不理他。有的当他是一个危险物，不敢挨近他。他实在太离奇了。只有她，他的母亲偏偏不怕，要在他身上寻出一个根由来。

一夜，她在房里替她的小女儿作鞋。厢房内的烟客们的灯还点着，鸿儿屋内的灯也不曾熄。秋末的时分，已经穿上棉衣了，夜间更有一点清冷。纸窗被冷风穿拂着，把屋内的油灯弄得微微摇摆。这间黑暗的屋，靠这样一只小灯的光，冲出一团光圈，照着她在这儿作工，以外都是黑暗沉沉的。她在光圈中替女

儿作鞋，手虽不僵，嘴上却有鼻涕流下来了。母亲为儿女的辛苦，都是这般样的与冷热作战，与困难狠斗。她在这样一个冷清夜里，她想着亡夫，她的泪便下了。她想邻屋古怪的儿子，她的泪更不能终止。她回头让灯光射在熟睡了的小女的面庞上，她又觉得有一点愉悦。可怜她的心只是这样忐忑不宁。忽一会风略大了，小灯随风熄灭。她四面摸索找不着火柴，她想起了，才移步到鸿的屋里去。她轻步到了窗前，先往内一望，正看着鸿儿在收拾什么行李似的，她心里有些着急了。她又看鸿儿脸上映着灯影有两道白的泪光。他那瘦弱的体质，孤单地在一间清冷的屋中，在她当母亲的心目中看来，这是多么的可怜。她从来未看见他这样可怜过。啊！啊！这是她的儿，她的心肝，这样可怜！她抢步走了进去！急问：

“鸿！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这样使娘伤心，又这样使娘害怕？”

他见母亲进来了，他突坐着，如痴似呆地不动，他仿佛欲言而苦于不能言的样子。她又说：

“鸿，娘的鸿，鸿啊！你回来这样久，从不问娘几声。你在外的情形，也不多提，你只是古古怪怪，到处不能相容一样。娘实在忍不住要问你了，你到底愁什么？又笑什么？今晚你又哭什么？”

他只是隔灯看着他的母亲声泪俱下地说，然而他没有答。她又说了：

“现在父亲死了，只剩下娘儿三个。娘儿在本境也可好好过活，娘不望你挣功名，只望你长在娘的左右。你父亲死了还念你，还叫你不要再出门。娘自你父亲死了那一天，便望你早早归来。三餐茶饭，起早睡眠，都忘不了你。门前有个风吹草动，都以为

是你回来了。做梦也不知梦了多少次数。如今你回来，不但不能解除我的思念，你那样古怪，反使娘摸不着头脑。你是不愿在家里住，你大约是想走罢！但是你知道父亲死了，娘只有你一人，小妹妹将来也靠你一人，你能不管么？娘觉得近来你不是娘的儿子。你每每说到世上大乱，你就异常着急愤慨，但是你怎么那样不关心娘。你应当先与娘当一个儿子，再管他事。嗨！你收拾行李，大约是想走，你走何处去？娘不知道，娘只有随着你去。任你到那里，娘都去。可怜娘，只有你一个啊！……”

母亲柔弱得似恳求、似泣诉的声调，和着泪在他跟前说了一番。在昏黄的灯影里，他们母子的泪对流着，很是痛楚。只见鸿儿的身子渐渐往下，终于跪在母亲的面前。邻屋的小孩，中夜转侧间醒来，不见了母亲，便大哭起来。厢房的烟客听着了，才跑来先将对哭的母子们分开。母亲余泪未尽，便去抱小孩去了。鸿起来靠着桌子坐着，低头不动。舅爷便说：

“我不知道今晚你们母子哭些什么？你未回来的时候，你母亲不过忧愁一会便了。你回来了，一家人便不平安了。你也太古怪，你家只靠你一人，既不理家，又不管事，一天就是与人作气，仿佛大家都与你有仇一样……”

舅爷说到这里，却已上气了。温和的老师便插嘴打断说：

“读书人总得明理，孝父母即在一个顺字。我看你变得太古怪了，不知体贴亲心，这便算不对。你快改罢！”

他听了这两位责难，他仍然不曾回答，然而他低头，那一副含愤意的深愁，又显出来。舅爷趁着火热的脸，心中的愤恨抑止不住，便又往下说：

“你又不是做了大官回来，几年滥帐，有什么可傲人的地方？你切不要以为你母亲不能管你，须知道还有尊长在，你当自小